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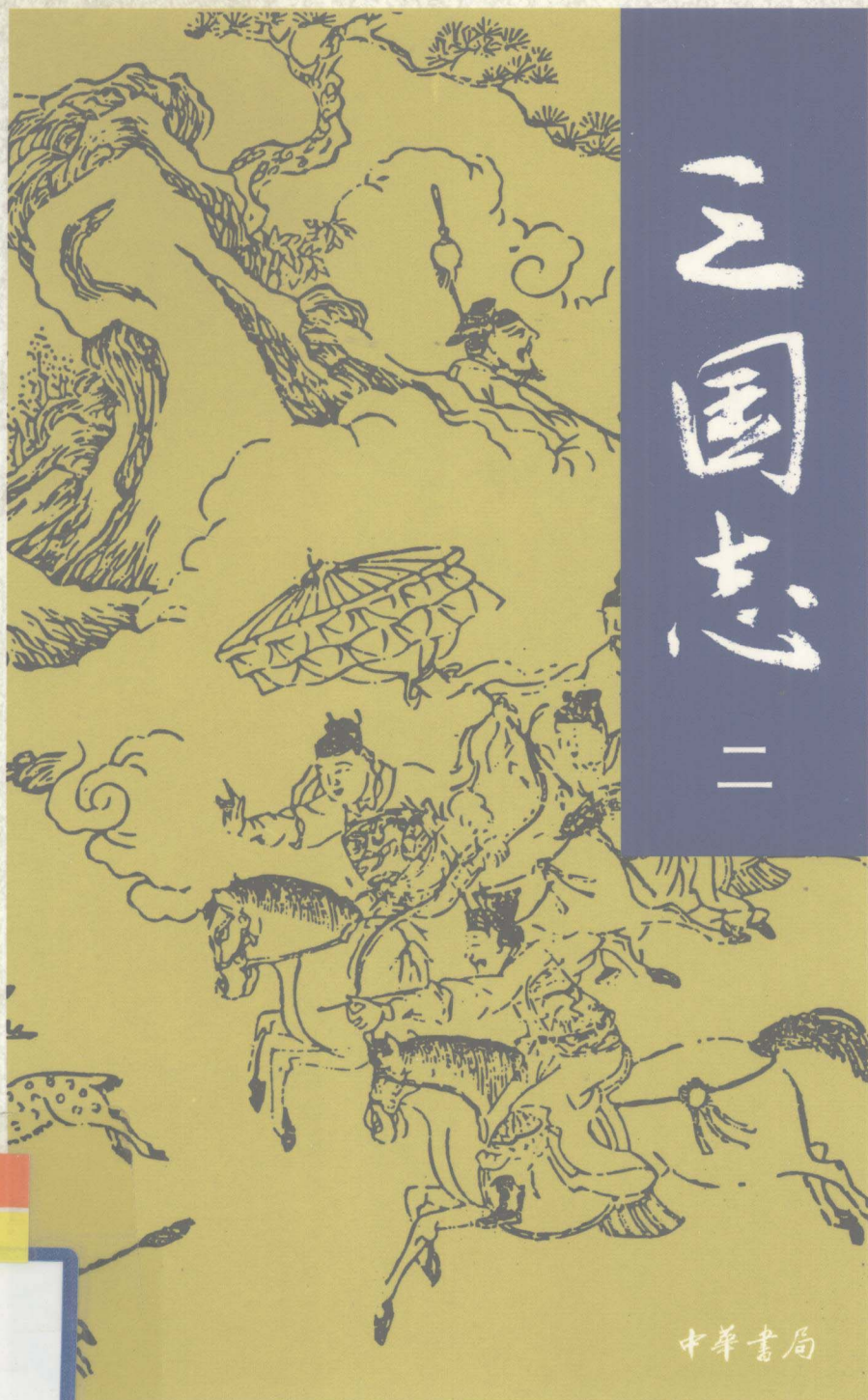
【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】

〔晋〕陈寿撰

栗平夫 武彰 译

三国志

二



中华书局

【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】

三国志

〔晋〕陈寿 撰 栗平夫 武彰 译

二

中华书局

魏书

荀彧荀攸贾诩传第十

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第十一

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第十二

钟繇华歆王朗传第十三

程郭董刘蒋刘传第十四

刘司马梁张温贾传第十五

.....

荀彧荀攸贾诩传第十

荀彧字文若，颍川颍阴人也。祖父淑，字季和，朗陵令。当汉顺、桓之间，知名当世。有子八人，号曰八龙。彧父缉，济南相。叔父爽，司空。

彧年少时，南阳何颙异之，曰：“王佐才也。”永汉元年，举孝廉，拜守宫令。董卓之乱，求出补吏。除亢父令，遂弃官归，谓父老曰：“颍川，四战之地也，天下有变，常为兵冲，宜亟去之，无久留。”乡人多怀土犹豫，会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，莫有随者，彧独将宗族至冀州。而袁绍已夺馥位，待彧以上宾之礼。彧弟湛及同郡辛评、郭图，皆为绍所任。彧度绍终不能成大事，时太祖为奋武将军，在东郡，初平二年，彧去绍从太祖。太祖大悦曰：“吾之子房也。”以为司马，时年二十九。是时，董卓威陵天下，太祖以问彧，彧曰：“卓暴虐已甚，必以乱终，无能为也。”卓遣李傕等出关东，所过虏略，至颍川、陈留而还。乡人留者多见杀略。明年，太祖领兖州牧，后为镇东将军，彧常以司马从。兴平元年，太祖征陶谦，任彧留事。会张邈、陈宫以兖州反，潜迎吕布。布既至，邈乃使刘翊告彧曰：“吕将军来助曹使君击陶谦，宜亟供其军食。”

荀彧字文若，是颍川郡颍阴县人。祖父荀淑，字季河，任朗陵县令。在汉顺帝、桓帝期间，很有名气。荀淑有八个儿子，号称八龙。荀彧的父亲荀纡，任济南国相。荀彧的叔父荀爽，任司空。

荀彧年轻的时候，南阳人何颙认为他非同常人，评价他说：“他是个可以辅佐帝王的人才呀！”献帝永汉元年，荀彧被举为孝廉，担任守宫令。董卓之乱起，荀彧要求出任地方官。被任命为亢父县令，于是弃官回乡，对家乡父老们说：“颍川是个四面受敌的地方，每当天下发生动乱，这里常常成为兵家必争之地，应当马上离开这里，不要在此久留。”乡里许多人都眷恋本土，犹豫不定，这时担任冀州牧的颍川郡人韩馥派骑兵来迎接荀彧，但没有人和荀彧一起去，荀彧只好带领宗族到冀州去。他到达冀州的时候，袁绍已经取代了韩馥的职位，用对待上宾的礼仪接待荀彧。荀彧的弟弟荀谌以及同郡人辛评、郭图，都受到袁绍的委任。荀彧预料到袁绍最终不会成大事，当时曹操任奋武将军，在东郡，初平二年，荀彧便离开袁绍投奔了曹操。曹操非常高兴地说：“你就是我的谋士张良啊。”便以荀彧为司马，这时荀彧二十九岁。当时董卓的淫威凌驾天下，曹操以此事询问荀彧，荀彧说：“董卓残暴酷虐太过分了，必将因作乱而灭亡，不能有什么作为。”董卓派李傕等人出关东，所路过的地方全都遭到抢掠，一直到颍川、陈留才返回。荀彧乡人留在颍川的多被杀掠。第二年，曹操兼任兖州牧，后为镇东将军，荀彧常以司马之职随从。献帝兴平元年，曹操征伐陶谦，委任荀彧主持留守事宜。这时张邈、陈宫在兖州反叛，暗中迎接吕布。吕布到达后，张邈便派刘翊告诉荀彧说：“吕将军前来帮助曹使君打陶谦，你们应当赶快供给他军粮。”

众疑惑。彧知邈为乱，即勒兵设备，驰召东郡太守夏侯惇，而兖州诸城皆应布矣。时太祖悉军攻谦，留守兵少，而督将大吏多与邈、宫通谋。惇至，其夜诛谋叛者数十人，众乃定。豫州刺史郭贡帅众数万来至城下，或言与吕布同谋，众甚惧。贡求见彧，彧将往。惇等曰：“君，一州镇也，往必危，不可。”彧曰：“贡与邈等，分非素结也，今来速，计必未定；及其未定说之，纵不为用，可使中立，若先疑之，彼将怒而成计。”贡见彧无惧意，谓鄆城未易攻，遂引兵去。又与程昱计，使说范、东阿，卒全三城，以待太祖。太祖自徐州还击布濮阳，布东走。二年夏，太祖军乘氏，大饥，人相食。

陶谦死，太祖欲遂取徐州，还乃定布。彧曰：“昔高祖保关中，光武据河内，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，进足以胜敌，退足以坚守，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。将军本以兖州首事，平山东之难，百姓无不归心悦服。且河、济，天下之要地也，今虽残坏，犹易以自保，是亦将军之关中、河内也，不可以不先定。今以破李封、薛兰，若分兵东击陈宫，宫必不敢西顾，以其间勒兵收熟麦，约食畜谷，一举而布可破也。破布，然后南结扬州，共讨袁术，以临淮、泗。若舍布而东，多留兵则不足用，少留兵则民皆保城，不得樵采。布乘虚寇暴，民心益危，唯鄆城、范、卫可全，其余非己之有，是无兖州也。若徐州不定，将军当安所归乎？且陶谦虽死，徐州未易亡也。彼惩往年之败，将惧而结亲，相为表里。今东方皆以收麦，必坚壁清

大家都很疑惑。荀彧知道张邈叛变，立即指挥士兵布置防备，飞马召东郡太守夏侯惇来援助，这时兖州许多城全都响应吕布了。当时曹操正在全力攻打陶谦，留守兵少，而督将大官们又多与张邈、陈宫勾结。夏侯惇到后，当夜诛杀了几十个图谋反叛的人，众人才安定下来。豫州刺史郭贡率领几万兵马来到城下，有人说郭贡与吕布是同谋，众人非常害怕。郭贡要求面见荀彧，荀彧准备前往。夏侯惇等人说：“您是一州的重心，前往必有危险，不能去。”荀彧说：“郭贡与张邈等人，平素没有交结，如今来得这样快，主意必然没有打定。趁他主意未定去劝说他，即使他不为我们出力，也可以使他中立，如果我们先怀疑他，他就会恼怒而与张邈联合。”荀彧见到郭贡，郭贡见他没有惧怕之意，认为鄆城不容易攻下，便带兵离去。荀彧又与程昱商议，派他去劝说范、东阿两个县，终于保全了这三座城，等待曹操回来。曹操从徐州撤军在濮阳攻打吕布，吕布向东逃走。兴平二年夏，曹操驻军在乘氏县，发生了大饥荒，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。

陶谦死后，曹操打算乘机攻取徐州，回来再平定吕布。荀彧说：“当初汉高祖刘邦确保关中，汉光武帝刘秀据守河内，全都是靠加深巩固自己的根本来控制天下，这样进足以战胜敌人，退也可以坚守，所以虽然遇到困难和失败却终于能成就大业。将军本来是靠兖州开创事业，平定山东的祸乱，百姓无不心悦诚服。况且兖州依据黄河、济水，是天下的要地，虽然残破，还是容易固守的，它也是将军的关中、河内呀，不可以不先安定它。现在击破了李封、薛兰，如果分兵向东进击陈宫，陈宫必定不敢西顾，乘这个间隙布置兵众收获已经成熟的麦子，节约粮食，积蓄粮谷，一战就可以打败吕布。打败吕布后，再向南联合扬州，共同讨伐袁术，可以逼近淮水、泗水。如果放弃吕布不打而向东攻打徐州，留守后方的兵多则前方的兵力不够，留守的少了就要动员百姓都来守城，不能打草拾柴。吕布乘虚侵扰，民心就会更加不稳，只有鄆城、范、卫三处可以保全，其余的地方都不为我们所有，实际上是失去了兖州。如果徐州没有被平定，将军将到哪里立足安身呢？况且陶谦虽然已死，徐州也不容易攻克。他们鉴于往年的失败，各郡县将会惧怕再失败而紧密结合，互相支持。如今东方已经收获麦子，他们必定坚壁清

野以待将军，将军攻之不拔，略之无获，不出十日，则十万之众未战而自困耳。前讨徐州，威罚实行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，必人自为守，无降心，就能破之，尚不可有也。夫事固有弃此取彼者，以大易小可也，以安易危可也，权一时之势，不患本之不固可也。今三者莫利，愿将军熟虑之。”太祖乃止。大收麦，复与布战，分兵平诸县。布败走，兖州遂平。

建安元年，太祖击破黄巾。汉献帝自河东还洛阳。太祖议奉迎都许，或以山东未平，韩暹、杨奉新将天子到洛阳，北连张杨，未可卒制。彧劝太祖曰：“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，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。自天子播越，将军首唱义兵，徒以山东扰乱，未能远赴关右，然犹分遣将帅，蒙险通使，虽御难于外，乃心无不在王室，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。今车驾旋轸，东京榛芜，义士有存本之思，百姓感旧而增哀。诚因此时，奉主上以从民望，大顺也；秉至公以服雄杰，大略也；扶弘义以致英俊，大德也。天下虽有逆节，必不能为累，明矣。韩暹、杨奉其敢为害！若不时定，四方生心，后虽虑之，无及。”太祖遂至洛阳，奉迎天子都许。天子拜太祖大将军，进彧为汉侍中，守尚书令。常居中持重，太祖虽征伐在外，军国事皆与彧筹焉。太祖问彧：“谁能代卿为我谋者？”彧言“荀攸、钟繇”。先是，彧言策谋士，进戏志才。志才卒，又进郭嘉。太祖以彧为知人，诸所进达皆称职，唯严象为扬州，韦康为凉州，后败亡。

野以对待将军，将军进攻不能陷城，掠物又无所获，不出十天，十万人马还没战斗就先已陷入困境。前次将军讨伐徐州，对徐州施威加罚，徐州子弟想到父兄被杀的耻辱，必定人人守城，没有投降的念头，即使能攻破徐州，也不能占有它。世间事物固然是有弃有取，弃小取大是可以的，弃危取安是可以的，权衡当时的形势而又没有动摇根本也是可以的。现在这三者没有一条有利，希望将军好好考虑一下。”曹操便停止了进攻徐州的打算。大量抢收麦子，再次与吕布交战，分兵平定各县。吕布失败逃走，兖州因此平定。

建安元年，曹操打败黄巾军。汉献帝从河东回到洛阳。曹操商议奉迎献帝定都许县，有人认为山东尚未平定，韩暹、杨奉刚刚送献帝到洛阳，北面与张杨联合，不容易一下子制服他们。荀彧劝曹操说：“从前晋文公接纳周襄王而诸侯紧紧跟从，高祖刘邦东伐项羽时为义帝穿丧服而天下归心。自从天子流亡，将军首先兴起义兵，只是因为山东地区纷扰战乱，没能远赴长安，然而还是分派将帅冒着危险与朝廷通使节，虽然在外面抵御祸难，心中无时不思念王室，这是将军匡扶天下的一贯志向啊。如今天子虽然回到洛阳，那里却是一片荒芜，草木丛生，义士有保护朝廷的想法，百姓感念旧日的繁华而对今日更加悲伤。果然能趁着这个机会，拥戴主上以顺从民众的愿望，这是大顺；持最大的公心以使天下豪杰服从，这是大略；扶持大义来招收天下英才俊杰，这是大德。天下虽有不服从的人，必定不能成为大患，这是很明显的。韩暹、杨奉怎么敢危害大义！如果不及时决定，等到其他的人万一生出此心，再来考虑此事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”曹操于是到洛阳，把献帝迎到许县。献帝拜任曹操为大将军，提升荀彧为汉朝侍中，代理尚书令。经常居于朝中承担重任，曹操虽在外征伐，但军国大事全都与荀彧一起筹划。曹操问荀彧：“谁能代替您为我出谋划策呢？”荀彧说“荀攸、钟繇”。在此以前，荀彧谈到谋士，曾举荐戏志才。戏志才死后，又举荐郭嘉。曹操认为荀彧善于知人，他所举荐的人才全都很称职，只有扬州刺史严象、凉州刺史韦康，后来是失败被杀死的。

自太祖之迎天子也，袁绍内怀不服。绍既并河朔，天下畏其强。太祖方东忧吕布，南拒张绣，而绣败太祖军于宛。绍益骄，与太祖书，其辞悖慢。太祖大怒，出入动静变于常，众皆谓以失利于张绣故也。钟繇以问彧，彧曰：“公之聪明，必不追咎往事，殆有他虑。”则见太祖问之，太祖乃以绍书示彧，曰：“今将讨不义，而力不敌，何如？”彧曰：“古之成败者，诚有其才，虽弱必强，苟非其人，虽强易弱，刘、项之存亡，足以观矣。今与公争天下者，唯袁绍尔。绍貌外宽而内忌，任人而疑其心，公明达不拘，唯才所宜，此度胜也。绍迟重少决，失在后机，公能断大事，应变无方，此谋胜也。绍御军宽缓，法令不立，士卒虽众，其实难用，公法令既明，赏罚必行，士卒虽寡，皆争致死，此武胜也。绍凭世资，从容饰智，以收名誉，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，公以至仁待人，推诚心不为虚美，行己谨俭，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，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，此德胜也。夫以四胜辅天子，扶义征伐，谁敢不从？绍之强其何能为！”太祖悦。彧曰：“不先取吕布，河北亦未易图也。太祖曰：“然。吾所惑者，又恐绍侵扰关中，乱羌、胡，南诱蜀汉，是我独以兖、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。为将奈何？”彧曰：“关中将帅以十数，莫能相一，唯韩遂、马超最强。彼见山东方争，必各拥众自保。今若抚以恩德，遣使连和，相持虽不能久安，比公安定山东，足以不动。钟繇可属以西事。则公无忧矣。”

自从曹操把献帝迎到许县后，袁绍心中不服。袁绍兼并了黄河以北地区后，天下人都畏惧他的强盛。当时曹操东面有吕布侵扰之忧，南有抵御张绣之战，而且张绣在宛县把曹操军打得大败。袁绍更加骄傲，给曹操写信，词语荒谬傲慢。曹操大怒，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都失去常态，众人全都认为这是因为被张绣大败的缘故。钟繇为这事问荀彧，荀彧说：“以曹公这样的聪明，一定不会追悔过去的事情，恐怕他有别的忧虑。”便面见曹操问他原因，曹操便把袁绍的信拿给荀彧看，说：“现在我想讨伐袁绍这个不义之人，而力量又敌不过他，怎么办？”荀彧说：“观看古来成功和失败的人，如果他的确有才干，即使弱小也必定会变得强大，如果不是这种人，纵然强大也会变得弱小，从刘邦、项羽的存亡中就可以看出这个道理。现在与您争天下的人，只有袁绍。袁绍表面对人宽和而内心却嫉贤妒能，任用人才却又怀疑他们，您明智通达用人不拘一格，只要有才能就给以任用，这是在度量上胜过袁绍。袁绍做事迟疑犹豫，总是因为决断落在时机后面而失误，您能决断大事，随机应变不守成规，这是在谋略上胜过袁绍。袁绍治军纪律松弛，法令不能建立，兵众虽多，其实难以发挥作用，您法令严明，赏罚必行，士兵虽少，但全争着效其死力，这是在用兵上胜过袁绍。袁绍凭借世代做高官的家世，向人显示其聪明的外表，以博取名誉，所以那些没有真才只喜好虚名的人很多都归附于他，您能以仁爱之心待人，推诚心而不虚美，自身行为谨慎节俭，奖赏有功之人无所吝嗇，因此天下忠诚正直讲求实效的士人全都愿意为您效力，这是在德行上胜过袁绍。用这四方面的优势辅佐天子，扶持正义，征伐叛逆，谁敢不服从？袁绍的强大又有什么用！”曹操听了非常高兴。荀彧说：“不先攻取吕布，河北也不容易谋取。”曹操说：“是这样。我所感到疑惑的，是恐怕袁绍趁机侵扰关中，用那里的羌人、胡人作乱，向南勾结蜀郡汉中，这样我就仅用兖、豫两州之力对付袁绍占天下六分之五的力量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”荀彧说：“关中将帅有几十个，没有人能把他们统一起来，只有韩遂、马超力量最强。他们看到山东地区正在争斗，必定各自拥兵自保。现在如果施恩布德安抚他们，派人与他们连和，这种和好关系虽然不能保持长久，但在您平定山东这段时间内，足以使他们不发生变动。关西的事情可以交给钟繇去办。这样您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。”

三年，太祖既破张绣，东禽吕布，定徐州，遂与袁绍相拒。孔融谓彧曰：“绍地广兵强；田丰、许攸，智计之士也，为之谋；审配、逢纪，尽忠之臣也，任其事；颜良、文醜，勇冠三军，统其兵：殆难克乎！”彧曰：“绍兵虽多而法不整。田丰刚而犯上，许攸贪而不治。审配专而无谋，逢纪果而自用，此二人留知后事，若攸家犯其法，必不能纵也，不纵，攸必为变。颜良、文醜，一夫之勇耳，可一战而禽也。”五年，与绍连战。太祖保官渡，绍围之。太祖军粮方尽，书与彧，议欲还许以引绍。彧曰：“今军食虽少，未若楚、汉在荥阳、成皋间也。是时刘、项莫肯先退，先退者势屈也。公以十分居一之众，画地而守之，扼其喉而不得进，已半年矣。情见势竭，必将有变，此用奇之时，不可失也。”太祖乃住。遂以奇兵袭绍别屯，斩其将淳于琼等，绍退走。审配以许攸家不法，收其妻子，攸怒叛绍；颜良、文醜临阵授首；田丰以谏见诛：皆如彧所策。

六年，太祖就谷东平之安民，粮少，不足与河北相支，欲因绍新破，以其间击讨刘表。彧曰：“今绍败，其众离心，宜乘其困，遂定之；而背兖、豫，远师江、汉，若绍收其馀烬，承虚以出人后，则公事去矣。”太祖复次于河上。绍病死。太祖渡河，击绍子谭、尚，而高幹、郭援侵略河东，关右震动，钟繇帅马腾等击破之。语在《繇传》。八年，太祖录彧前后功，表封彧为万岁亭侯。九年，太祖拔邺，领冀州牧。或说太祖“宜复古置九州，则冀州所制者广大，天下服矣”。太祖将从之，彧言曰：“若是，则冀州当得河东、冯翊、扶风、西河、幽、并之地，

建安三年，曹操攻破张绣以后，向东擒杀吕布，平定徐州，便与袁绍对抗。孔融对荀彧说：“袁绍地广兵强，田丰、许攸，都是智谋之士，为袁绍出谋划策；审配、逢纪，都是尽忠之臣，在为袁绍干事；颜良、文丑，勇冠三军，为袁绍统领军队；恐怕很难打败他啊！”荀彧说：“袁绍兵马虽多却法令不严整。田丰性格刚愎而冒犯上司，许攸贪婪而不检点。审配专权而没有谋略，逢纪独断专行而刚愎自用，这两个人留在袁绍后方主持事务，如果许攸家犯了法，必定不能宽容，得不到宽容，许攸必定叛变。颜良、文丑，只不过是匹夫之勇，可一战而擒获他们。”建安五年，与袁绍连连交战。曹操固守官渡，袁绍围攻曹操。曹操军粮即将吃完，给荀彧写信，商议想回许县以引诱袁绍军深入。荀彧说：“现在我军粮食虽少，但不像刘邦和项羽在荥阳、成皋间相持那样的情况。当时刘邦、项羽没有人肯先退，因为先退的一方必定陷于被动。现在您用仅是敌人十分之一的兵力，划地固守，扼住敌人的咽喉使他不能前进，已经坚持了半年。袁绍军气势衰竭的情况已经出现，局势必将有所变化，这正是使用奇谋的时候，不可失去机会。”曹操便放弃了还许县的打算。又出奇兵袭击袁绍大本营以外的粮队驻地，斩杀其将淳于琼等人，袁绍退走。审配因许攸家不守法度，逮捕了他的妻子儿女，许攸一怒之下叛离袁绍，颜良、文丑在战斗中被杀，田丰因为劝谏触怒袁绍而被杀：一切都像荀彧预料的那样。

建安六年，曹操领兵到东平国的安民亭就食，粮食少，不足以与河北长期对抗，想乘袁绍刚刚失败，利用这个间隙进击刘表。荀彧说：“现在袁绍兵败，部众离心，应当乘其困难的时候，马上平定他，如果离开兖州、豫州，远征长江汉水，万一袁绍收集其残余部队，趁虚攻击我们的背后，您的大事就完了。”曹操于是再次进驻到黄河岸边。袁绍病死。曹操渡过黄河，打击袁绍的儿子袁谭、袁尚，而高幹、郭援攻略河东郡，关右震动，钟繇率领马腾等人打败高幹。事情记载在《钟繇传》里。建安八年，曹操根据荀彧前后所立功劳，上表朝廷封荀彧为万岁亭侯。建安九年，曹操攻陷邺城，兼任冀州牧。有人劝说曹操“应该恢复古时所设置的九州，那么冀州所控制的地区广大，天下就会服从您了”。曹操将要接受这个主意，荀彧说：“如果这样，那么冀州就得到河东郡、冯翊郡、扶风郡、西河郡、幽州、并州的土地，

所夺者众。前日公破袁尚，禽审配，海内震骇，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，守其兵众也；今使分属冀州，将皆动心。且人多说关右诸将以闭关之计；今闻此，以为必以次见夺。一旦生变，虽有守善者，转相胁为非，则袁尚得宽其死，而袁谭怀贰，刘表遂保江、汉之间，天下未易图也。愿公急引兵先定河北，然后修复旧京，南临荆州，责贡之不入，则天下咸知公意。人人自安。天下大定，乃议古制，此社稷长久之利也。”太祖遂寝九州议。

是时荀攸常为谋主。彧兄衍以监军校尉守邺，都督河北事。太祖之征袁尚也，高幹密遣兵谋袭邺，衍逆觉，尽诛之，以功封列侯。太祖以女妻彧长子恽，后称安阳公主。彧及攸并贵重，皆谦冲节俭，禄赐散之宗族知旧，家无馀财。十二年，复增彧邑千户，合二千户。

太祖将伐刘表，问彧策安出，彧曰：“今华夏已平，南土知困矣。可显出宛、叶而间行轻进，以掩其不意。”太祖遂行。会表病死，太祖直趋宛、叶如彧计，表子琮以州逆降。

十七年，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，九锡备物，以彰殊勋，密以谏彧。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，秉忠贞之诚，守退让之实；君子爱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太祖由是心不能平。会征孙权，表请彧劳军于谯，因辄留彧，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，参丞相军事。太祖军至濡须，彧疾留寿春，以忧薨，时年五十。谥曰敬侯。明年，太祖遂为魏公矣。

所夺占的地方太多。前不久您打败袁尚、擒获审配，全国震动惊骇，必然会人人恐怕不能保有他们的土地，拥有自己的军队；现在如果让他们分属于冀州，他们将会心中不安。况且很多人在劝说关右诸将闭关自守，如今他们听说这个消息，必然认为要一个个被剥夺。一旦关西发生变乱，即使是好人，也会因为被胁迫转而背叛您，那样，袁尚得以延缓死期，袁谭也会怀有二心，刘表因此固守长江、汉水之间，天下就不容易平定了。希望您迅速领兵先平定河北，然后修整恢复旧日京都，然后再南征荆州，追究刘表不向天子进贡的罪责，那么天下都了解了您的心意，人人安心。等到天下完全平定了，再商议恢复古制，这才是国家长久的利益呀。”曹操便搁置了恢复九州的打算。

当时荀攸常常充当曹操的主要谋士。荀彧的哥哥荀衍任监军校尉驻守邺城，都督河北事。曹操征讨袁尚的时候，高幹暗中派兵图谋袭击邺城，荀衍事先发觉，把偷袭者全部诛杀，以功被封为列侯。曹操把女儿嫁给荀彧长子荀恽，后称安阳公主。荀彧和荀攸地位都尊贵重要，他们全都谦虚节俭，所得到的俸禄、赏赐全都分给宗族好友，家里没有多余的财产。建安十二年，又增加荀彧封邑一千户，加上以前所封共二千户。

曹操将要讨伐刘表，问荀彧采用什么计策，荀彧说：“如今中原地区已经平定，南方知道他的处境困难了。可以明里出兵宛、叶二县，而暗中从小路轻装前进，出其不意对他进行攻击。”曹操于是出兵。正在这时刘表病死，曹操率军按照荀彧的计策直趋宛、叶二县，刘表的儿子刘琮献出荆州投降。

建安十七年，董昭等人认为曹操应该进爵位为国公，得到九锡的赏赐，用以表彰他特殊的功勋，他们就此事秘密咨询荀彧。荀彧认为曹操兴起义兵的本意是为了匡扶朝廷、安定国家，怀着忠贞的诚心，保持谦让的品质；君子爱一个人表现在品德的培养上，所以不应该这样做。曹操因此心中对荀彧不满。正好这时征讨孙权，曹操上表请荀彧到谯县慰劳军队，趁机擅自把他留下，让他以侍中光禄大夫的身份持节，参丞相军事。曹操进军到濡须，荀彧因病留在寿春，因内心忧郁而死，当时年龄五十岁。谥为敬侯。第二年，曹操便成为魏公。

子恇，嗣侯，官至虎贲中郎将。初，文帝与平原侯植并有拟论，文帝曲礼事彧。及彧卒，恇又与植善，而与夏侯尚不穆，文帝深恨恇。恇早卒，子彪、冀，以外甥故犹宠待。恇弟侯，御史中丞，侯弟洸，大将军从事中郎，皆知名，早卒。洸弟颙，咸熙中为司空。恇子彪嗣，为散骑常侍，进爵广阳乡侯，年三十薨。子颙嗣。冀官至中领军，薨，谥曰贞侯，追赠骠骑将军。子恺嗣。冀妻，司马景王、文王之妹也，二王皆与亲善。咸熙中，开建五等，冀以著勋前朝，改封恺南顿子。

荀攸字公达，彧从子也。祖父昱，广陵太守。攸少孤。及昱卒，故吏张权求守昱墓。攸年十三，疑之，谓叔父衢曰：“此吏有非常之色，殆将有奸！”衢寤，乃推问，果杀人亡命。由是异之。何进秉政，征海内名士攸等二十余人。攸到，拜黄门侍郎。董卓之乱，关东兵起，卓徙都长安。攸与议郎郑泰、何颙、侍中种辑、越骑校尉伍琼等谋曰：“董卓无道，甚于桀纣，天下皆怨之，虽资强兵，实一匹夫耳。今直刺杀之以谢百姓，然后据崤、函，辅王命，以号令天下，此桓文之举也。”事垂就而觉，收颙、攸系狱，颙忧惧自杀，攸言语饮食自若，会卓死得免。弃官归，复辟公府，举高第，迁任城相，不行。攸以蜀汉险固，人民殷盛，乃求为蜀郡太守，道绝不得至，驻荆州。

儿子荀恽，承袭了侯爵，官做到虎贲中郎将。当初，文帝曹丕与平原侯曹植都被考虑为曹操的继承人选，曹丕在礼仪上特别尊重荀彧。等到荀彧死后，荀恽又与曹植友善，而与夏侯尚不和，文帝深恨荀恽。荀恽早死，儿子荀颢、荀冀，因为是文帝的外甥仍旧受到宠爱厚待。荀恽的弟弟荀侯，任御史中丞，荀侯的弟弟荀诜，任大将军从事中郎，全都很有名，死得早。荀诜的弟弟荀颢，咸熙年间任司空。荀恽的儿子荀颢，继承他父亲的爵位任散骑常侍，进爵广阳乡侯，三十岁时去世。他的儿子荀颢承袭了爵位。荀冀官做到中领军，去世后，谥为贞侯，追赠骠骑将军。儿子荀恺承袭了爵位。荀冀的妻子，是司马师、司马昭的妹妹，因此司马师、司马昭都与荀冀关系很好。咸熙年间，开始设立五等爵位，因为荀冀在魏朝功勋卓著，改封荀恺为南顿县子。

荀攸字公达，是荀彧的侄子。荀攸的祖父荀昱，曾任广陵郡太守。荀攸从小死了父亲。到了荀昱死后，过去的下属张权请求为荀昱看守墓地。荀攸当时十三岁，对张权产生了怀疑，对叔父荀衢说：“这个人神色不正常，恐怕是另有所图！”荀衢醒悟，于是追查审问，张权果然是个杀了人的逃亡罪犯。因此人们认为荀攸不寻常。何进执掌大权，征召国内名士荀攸等二十多人。荀攸到达以后，被任命为黄门侍郎。董卓之乱起，关东起兵，董卓迁都长安。荀攸与议郎郑泰、何颢、侍中种辑、越骑校尉伍琼等人密谋说：“董卓不守正道，比夏桀、商纣还厉害，天下人全都痛恨他，虽然有强大的兵力支持，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匹夫而已。现在我们直接刺杀了他来告诉百姓，然后据守崤山、函谷关，辅佐君主，向天下发号施令，这是当年齐桓公、晋文公所做的事情啊。”事情将要成功时被董卓发觉，何颢、荀攸被拘捕送进监狱，何颢因忧虑惧怕自杀，荀攸言谈吃喝若无其事，赶上董卓死了便被赦免。他弃官回家，又被三公任命为下属，因政绩考核名列优等，晋升为任城国相，荀攸没有赴任。荀攸认为蜀郡汉中郡地势险阻坚固，人口众多，便请求为蜀郡太守，因为道路断绝不能到达，便停留在荆州。